非虚构作品展

山花也烂漫

黄喜祖

慢腾腾地挪动着身子的暖阳,那喷薄而出的光,将世间万物,压缩成一条线状,再晕染出一片灿灿的金黄。

掉落在窗帘上的阳光,将那浅灰色幕帘,勾勒出了一道道金线,反弹在窗玻璃面上,宛如山花烂漫……

1.

“老师好!你曾经关心与嘱托的那个女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个城市里就业。前天,她打来电话,让我代她谢谢你……”

刚刚进入蛇年正月节令,清晨,伏案办公的我,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本省某市纪委监委一位颇有交情的原来年轻同行,来电告诉我这么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

说句真心话,这位朋友所说的“她”,其实我未曾谋面。至于她的事,我却熟知。那事大约发生在五六年前。

“假如我是家长,肯定给他……”蹙着眉的老杨,拉着脸,一进门便如此没有好口气。

一天,我院第一检察部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官老杨到我的办公室谈工作。他那一脸痛心的样子,刻写在眉宇之间,让我觉得他心中一定有事。

“哟,一向以威严示人的老检察,今天何以如此憋屈?”看着他那气咻咻的样子,我有意将了他这么一句。

只见他把一叠厚厚的卷宗往我的办公桌上那么重重一放,再坐了下来。那叠卷宗,像他一个样,也跟着没好气地晃动了起来。

“啥事,说来听听?”我端给他一杯茶,特地问了这么一句。

“这是县公安局的民警刚才移送过来的一个审查批捕案件,看了心里窝火。”老杨喝了一口茶,指着卷宗,瞪着眼珠子,狠狠说道,“办案去!”说完,他抱起卷宗,又自顾自走了。

数天后,我差点把此事忘了。倒是多嘴的同事说漏了此事的来龙去脉:那是一起极为让人气愤的严重的校园性侵刑事案件。一名在校学生山花被欺凌了,那些作案者,手段令人发指……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老杨下了一番绣花针一样的较真功夫,就案件所有证据链条,寻踪觅迹,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三天三夜,马不停蹄,将一部分没有收集到的证据搞扎实,一个一个蛛丝马迹,捕获,深挖;恨不得把这群恶魔的所有作案手段,一一刨了出来。铁证如山面前,那些作恶者,被绳之以法。

讲述者告诉我,现如今,估计老杨还要央求我,将此案件修改修改,向上级机关报送典型案例。

果真,半个月后,来事了。

“老哥啊,求求你,改改?”老杨一脸求情的样子。

“另请高明吧,案情不清楚,从何下笔?”我故作姿态,吊吊他的胃口。

“行行,我详细介绍啊。报送典型案例这件事,别人写不出子丑寅卯来,我也不放心。”老杨一脸求情的老实样子。

还真应了那句“下得苦功夫,铁杵磨成针”,这典型经验一经报送,被上级检察机关评选为“全省十大典型案例”,当年度还被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联合评选为全国“关爱妇女儿童典型案例”之一。这下子,老杨高兴得宛如孩子,一见我,总是嘻嘻地笑,啧啧地夸。

“哥啊,都是你妙笔出彩哦,厉害厉害!”老杨的大拇指,逼到了我的鼻子底下。

“老没正形哦,还不是你做得好,才有得写,不然也是白费。”推开他的手,我高兴着他的高兴。

这时,我想到了一句话:于心田种花,凡间瑰丽;赠岁月芬芳,大地锦绣。

2.

几个月后,老杨又上门来了:“哥啊,这次还要邀请您同行,去山花家一趟,任务,装老师。”

“装什么老师?”我一脸疑惑,还要我装老师?美得你!

原来,山花的案件办结后,担心这件事在原学校可能出现以讹传讹,影响山花的学习,当时经办此案的老杨,不得不以善意的谎言,帮孩子的父母自圆其说,还多次请求县教育部门给予跨校转学,为那些可能引发的是是非非抑或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布设起一道拦阻网。

而现在山花快要初中毕业了,家里穷,难以支撑她完成学业。这孩子认真,会读书,成绩不错,可心里毕竟有个结,思想负担太重。一旦在校期间因承受不了压力,或者家长要她辍学,可能就会耽误了山花一辈子的前程。

还别说,这位在公堂上义正词严、包公似的检察官,却有着一副菩萨心肠。

让曾经遭遇风霜雨雪的蓓蕾娇艳绽放,既彰显法治人文之光,也是作为检察官应该履行的职责。

毕竟我曾经当过老师,与家长沟通比较顺畅,于情于理,场合匹配。老杨要我假扮老师,骑驴看唱本,顺势而为;一来规劝,二来解疙瘩。

那天,是星期日。只有女孩的父母亲在家里。

“山花呢?孩子班级的张老师前来家访,看看有啥可以帮到你们?”老朋友一样的老杨,一踏足门槛,就毫不虚言。

“去鲍鱼场分拣鲍鱼苗了,一天每人可是200元,顶得上干杂活一个月啦,挣些钱给自己做伙食费呢。”山花的父亲拉过几张凳子,扑了扑上面的灰尘,请我们坐下。

这是一户农村家庭。这位40来岁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常年吃药,母亲也是残疾人。双残家庭,可想而知的困境:一间低矮的房子,勉强遮风挡雨,虽然不是家徒四壁,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环顾一下,不免觉得心酸。生病的都是穷人,穷人真的生不起病啊。这家初长成的女孩子,那件“事”如果一经“作妖”,这整个一家子,无疑就塌了架。

“老师好,请你帮帮忙,我家的孩子有哪里不乖,你就批评教育,咱心里还敬重你。”与老杨招呼过后,这位暂且称之为大春又佝偻着腰的农家汉子,转过头来向我笑笑道,山花的母亲也一直在夸自己的女儿聪明懂事。

“孩子很认真,也很聪明,很用功,学习成绩也很好,在班上还是班干部。请你尽管放心,老师会做好的。我正想向你说起,请你支持她的学习,如果中考考上高中,学校还会依照低保政策规定,给予减免学杂费。”好在来时我做了一些功课,再加上原来当过老师的功底,回应起大春的问话,还是绰绰有余。

困苦人家的孩子,哪个不是喝着苦涩的咸水长大,哪个不曾心中蕴藏着难言的伤疤?我们这份宽心的话语,兴许能够传达一份温馨的暖意慰藉,能够让这户飘摇,犹如在风雨中的一艘扁舟,得以进入宽广的“避风港”,暂且得到休息与生养,那就是我们满心的欢喜与宽慰。

“好啊,有老师这么费心,我就放心了。”大春微笑着对老杨夸赞道。

“我们也会随时与张老师联系,你就放心吧,孩子肯定错不了,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孩子能够安心在校学习。”老杨拉着大春的手,如此掏心道。

家长里短,半晌过去,我们告别。我觉得,这次的家访,虽未曾见到小山花,想必其父母的转达,应该会解开她心中的那个结。但愿如此,我祈盼。

回程时,我看到在大春家的屋后半山腰,一丛丛紫红色的山花摇曳。那是什么花?尽管长在贫瘠之地,葳蕤的样子,却极为顽强。

3.

转眼间,中考来临。老杨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坐下就一声叹息:“唉,这孩子,可惜了。”我莫名其妙:又是哪一位未成年人有事?

“山花,准备不考高中了,她想考职业中专学校。这不可惜了吗?”老杨自言自语道。

山花想啊,如果考上高中三年,再考大学,家里的负担太重。如果能够考上职业中专,仅仅二年,出来再考就业,就能够为家里分担拮据。老杨转述山花的心愿,向我解释道。懂事的孩子——她的选择,难道不是独到的一份心愿吗?此时,我的眼前浮现著名的“华坪女中张桂梅”。张校长的独到眼光——让那些穷困女娃走出大山,她背负重荷,深谋远虑,家国情怀,目光如炬!

苦难,也许是一笔人生财富,虽然我们很不期望发生。

实诚的孩子。听了老杨一字一句的介绍。我很是理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经历过坎坷的孩子,成熟得快啊。当一个人,在艰难中作出抉择,作为旁人,我们能说那是对与错?那些所谓符合常理的答案,只能作为中规中矩的标准,而不适合这种必须“破圈”、应该突围的人生赛场。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件事情我也一天天淡忘。

“考上了,考上了……”一天上班,迎面一路小跑过来的老杨,如此兴奋地向我高声喊道。是山花考上了?我想他向我分享的喜讯,应该就是这个。

“到办公室说说,到底如何了?”我们边走边谈。我终于得知山花考上了一所职业中专,再考大专,正在办理入学。可那些学杂费等一干费用,却难倒了她。

原来,经山花自身的努力与发奋,她终于考上了一所中专,中专毕业之后,再接再厉考上了一所职业大专院校。上大专,学费难倒小山花,家中一贫如洗,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如何筹措高昂学费?获悉情况的老杨,赶紧联系了县妇联实施救助行动并积极向市检察院争取了一万元的助学金援助,且多方为山花争取到了能够让其上学缴纳的费用。

“哦,我也尽一点绵薄之力。这点钱,你转给她。还有山花就读的这所学校,我有一位当地纪委监委的朋友,恰好在驻该校纪检监察组工作,可以请他出面,向校领导提请保密,提供助学援助,帮一帮山花渡过在校就学期间的难关。”我道。

一经与之联系沟通,这位年轻的纪委监委同志,满口答应,一定尽力而为。几年来,这位朋友,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帮衬小山花。从学杂费减免、勤工俭学、生活关心,一直到如何注意校园内外的复杂环境应对。他在一路悉心呵护,亦师亦友亦家人。此时,我记起了一句问句:我是谁?为了谁?

我很感谢,替小山花及其家人,衷心地感谢这么多人为了她能够渡过难关,扫除霾雾,祛除心结,而做出的一份真情付出。为了一介平民家庭,而尽力付出努力,调动诸方面因素予以援助,所彰显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是“春风梳柳,春雨润物”之无声潜入?是“人文法治辉光,国徽正义闪烁”之法治要旨?我觉得,只有在我们如此的大爱国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伟力,才得以彰显,才都能具备。

“叔叔好!我在学校里一切都好,现在我已经进入见习期,请勿挂念……”老杨在这几年里,只要山花一有微信报喜,他都如是向我展示:班级的班长、学生会干部、学习成绩每学年优秀、获得奖学金、参与校外帮困……

这应该就是大千世界里的物华天宝——生命所显示出来的奇迹。

寒暑易节,春种秋收,弹指一挥间,在白驹过隙中,一件心心念念的事情终于赢得曙光一片。山花就业的喜讯传来,大家都为这个孩子、这个家庭感到欣喜异常。这就好似大家一直呵护着一颗玻璃心,把一件易碎品暂且蕴藏在寻常世界里,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慢慢得以坚定,培育其再发光、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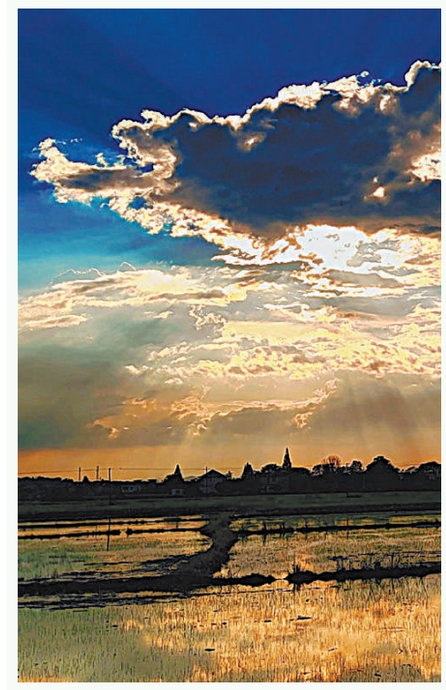
和风起,一园香,墙头挂满花。也许每一株草,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芬芳;也许每一朵花,都经受过难以言表的风霜;也许每一份期许,都丰富着满怀希望的过往……昨天,车过山花这个村庄的后面,猛然间瞧见一丛丛花儿,在那山边沿上一片灿然。我想,那是雨露的滋润,阳光的惠及,生命的傲然。

我似乎看到在曾经折伤枝头断处的一株树木,长出了一道新枝芽,当下虽然仅是嫩嫩的,却能预见到暖阳之下,此生命力正在勃发。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天光霞影

陶俊



不知不觉间,驻滨玉村已四载有余。此地多水田,仲夏尤盛。黄昏时分,日暑渐消,晚饭后我总信步走在村委会外那片连天的青绿水稻田。那日,天象奇绝,一场骤雨初歇,西天堆叠着沉厚的云山,黑压压如泼墨,缝隙间却透出熔金般的光柱,直刺向广袤的稻田。

心念一动,我立刻拿起手机。镜头里,水田如镜,倒映着天上翻涌的墨色与金光。仲夏水田此刻被那束破云而下的天光精准地“点燃”了。光柱所及之处,阡陌镶上了金边,水面上跳跃着碎金,整片稻田仿佛瞬间获得了神谕,充满了某种庄严而蓬勃的大地生命力。我屏息按下快门,将这“天光破云照阡陌”的瞬间,凝固在光影之间。

整理出来照片效果极好。那束光,像一柄巨剑,劈开了沉闷的云层;更像一管饱蘸希望的金色颜料,被一只无形巨手,慷慨地泼洒在滨玉村的沃野上。看着照片,驻村以来的点点滴滴,便如这水田里倒映的云影,清晰地浮现在心头。

初来时,滨玉村的水田也曾映照过迷茫。田埂上,常遇这片承包种田大户老张。他蹲在田头,望着脚下的水,眼神如同这夏日雨前的天空,带着化不开的浓愁。“好水好田,可种出的稻子,卖不出好价钱啊。”他粗糙的手指捻着稻叶,叹息声沉甸甸的。那时的水田,映着的是老农人身影,是年轻人远行背影的模糊倒影,好似村庄静默画卷。

照片里那束破云的光,让我想起工作队驻村后,在村委会那间办公室里熬过的无数夜晚。灯光下,我们反复盘清村情村貌、研读政策,与“两委”干部和乡亲们,如同在密云中苦苦寻找那道能照亮前路的光隙。推广稻虾生态种养、提升农特优品牌、对接销售平台、盘活扶贫资产、筹建党组织合作社、近郊农文旅一体……每一项决策,都如同试图撬开厚重云层的一道微光。

阻力,如同照片上那浓重的乌云,也曾密布。老张起初对入股合作社抱怀疑,田间与工作队聊天:“我祖祖辈辈种田,发不了大财,但旱涝保收。这市场千变万化,网上卖米、卖油看不见摸不着,能成?我还是种我的田。”这沉甸甸的怀疑,像压在稻禾上的云影。

改变,如同天光的渗透,往往始于微处。2023年春节,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第一年分红大会上,股东接过8000元、5000元、2000元鲜红的分红牌时,吸引了围观的村民。老张紧锁眉头逢人必说:“我当初入股的话主席台上分红的肯定有我!”他带着老伴在分红现场就要求入股。今年已是合作社连续三年分红了,老张攥着那沓实实在在的钞票,面对采访记者的镜头,黝黑的脸上绽开了沟壑般的笑容。那笑容里闪烁的光,竟与照片里稻叶上的金芒如此相似。

更令人心动的光,在村民眼中亮起。年轻大学生开始返乡创业就业,带着外面世界的见识和闯劲,在直播间里吆喝着家乡的稻米和纯木榨油。昔日沉寂的老学校,传出的木榨声、彩灯的清水港农家乐、团建活动的声声喇叭、第一届滨玉半街集市人头攒动……

此刻,我再次凝视这张照片。那破云的天光,已不仅仅是一道自然奇观。它是政策精准滴灌的甘霖,是乡村全面振兴赋予田野的新生力量,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融入市场机遇为滨玉村打开的一扇窗,更是村民们心底被重新点燃的对土地、对家园的那份滚烫希望与自信之光。

这光,落在田里,是沉甸甸的稻穗,是水面上跳跃的金鳞;落在村庄,是焕然一新的村容,是夜晚亮起的灯火,是空气中弥漫的稻香与乡亲新生活的气息;落在人心,是老张们眼中驱散暮气的晶亮,是年轻人返乡创业的笃定,是整个滨玉村向上拔节、奋力生长的勃勃脉动。

光影定格的瞬间,真正的光芒,正在这片曾被云翳笼罩的土地上持续释放向阳生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它穿透了观念的壁垒,照亮了乡村发展的路径,最终,必将温暖每一个滨玉人心灵的角落。这束破云之光,便是滨玉村乡村振兴路上最生动、最温暖的注脚。我们驻村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有幸见证并参与这光的诞生与蔓延,在泥土的气息里,在稻禾的拔节声中,在乡亲们日渐舒展的笑纹里,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充满希望的重量。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

塔城的风

方向华

行在草原 张成林摄影

新疆在中国的最西北,塔城在新疆的最西北,所以塔城在中国的最西北。在阿勒泰有个地方叫西北之北,塔城应该叫西北之西北。

塔城的一切,因风而起,风云、风雨、风雪、风车、风景、风俗。随风而来的云,伴风而下的雨,裹风而降的雪,风云、风雨、风雪,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塔城的风。

老风口、三十里风区、玛依塔斯风区,光是这些带风的地名,就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走路都带风。难怪塔城的人们调侃:“这里的风一年只刮一次,从春刮到冬。”塔城,一城水,半城树,满眼绿,还有那四季的风啊!

李娟写了《我的阿勒泰》,阿勒泰有条额河。有趣的是,塔城也有条额河,只不过这里不是额尔齐斯河,而是额敏河,水流量也不能同日而语。但是,额敏河,白杨河,还有与之而来的锡伯提水库、小锡伯提水库,是塔城、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人民的生命之源。一股清水奔流而下的时候,是万亩良田得以灌溉,万千民众欢呼的时候,更造就了塔城芳草碧连天的壮美景象。

我想写一本《你的塔城》。同为北疆,一个在新疆的东北角,一个在西北角,纬度相同,风光相近,习俗相通,虽然上帝偏爱了阿勒泰,给了它禾木的静谧风光,给了它蓝宝石般的喀纳斯湖,给了它水草丰美的草原,但是塔城,这个同样风雪天气,同样风光旖旎,同样有哈萨克族牧民,同样拥有草场牛羊,骏马奔腾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挑战极寒天气,战天斗地,英勇无畏的精神,还有那些“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代一代赓续戍边的兵团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更值得人们钦佩,值得去书写。

塔城的云,天阴的时候是水墨画,有的地方淡而白,有的地方浓而黑,大自然是丹青妙手,寥寥几笔,或明或暗,或浅或深,影影绰绰,便已是气象万千。天晴的时候又是水彩画,蓝布背景,白纱飘过,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塔城的云有三层境界:有时候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如洗一般;有时候天高云淡,云淡风轻,清新淡雅;有时候又乌云滚滚,黑压压一片,满满的压迫感。

晴空下的蓝天,如蓝漆泼过,一泼万里,蓝得那么纯粹,蓝得那么放肆。傍晚的天空不再那么蓝,而是带一丝灰白,而太阳落下的地方,残血般红艳,烈焰般灼烧,云蒸霞蔚,给人以一道斜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浪漫,云彩像炼钢炉里沸腾的钢水,橘黄,血红,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总之是难以名状的色彩绚烂。

塔城的云,应该是中国最美的。美到太阳和月亮同时为它出现,同时闭月羞花般躲藏。甚至还有连塔城人民自己都很少看得到的单体风暴云。天空中的云不再平铺,而是站立了起来,像龙卷风一样搅成一团,像一个巨大的火炬状的冰激凌,也像一个巨大的棉花糖,形成了一种非常罕见又非常好看的自然奇观。塔城的天有多蓝,塔城的云有多美,恐怕画家无法临摹,作家难以言表,歌唱家即使再怎么放声高歌,也难以表达内心的震撼与激动。

很多时候,风云伴随而来的便是风雨,但是在塔城托里县的铁厂沟,在170团,我们感受到了没有风云的风雨。仰望天空,天上有几朵云,头顶没有云的地方,却下起了雨,叫白雨,就是大白天,有太阳,却下起了雨。雨不是云朵下面垂直下来的,不知道雨水在空中经历了什么,一如光的折射,还是什么,搞不清楚,总之,就是在头顶没有云的地方,下了雨。

我来这里已经半个月了,说来也巧,刚好半个月的时候,夜里下了一场雨。一夜之间的奇怪还不只这雨,还有这里的花和树,几乎是一夜之间有了绿色,一夜之间的开花。我原本以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只有在轮台,只有在南疆,没想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开得突然,开得冒昧。也许前些时日,一次又一次的风,便是几多次的彩排和铺垫,只为了这一夜醒来的惊艳。

也有风雨也有晴。有雨的时候,毛毛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那么烟雨,那么江南,而晴朗的时候,它又晴得那么纯粹,那么令人陶醉。雨也分大小,有时候和风细雨,配得烟花三月,柳芽新绿,有时候又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滚滚,继而风雨大作。

塔城的风,塔城的雨,塔城的风风雨雨,说不清,道不明,纠纠缠缠,过了一春又一春。

比起塔城的风云风雨,塔城的风雪,也是出了名的。不似夏日的塔城,以其独特的美景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自愿前来,冬天的塔城,用它厚厚的积雪逼停行人,驻足欣赏。厚的地方可以淹没人的膝盖,半个人深的雪,只有铲雪车向两旁推开一条道。难怪在塔城的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全国少见的交通标志,那就是风雪标。因为冬季,大雪覆盖了道路标线,不注意就会把车开到路下去,空中悬置的风雪标,给司机师傅指引道路,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些年因为风雪极端天气,不得不在玛依塔斯等地加盖了临时停车区、紧急避险区。

即使是在5月的山里,当祖国处处鸟语花香,莺歌燕舞的时节,我们除了能见到绿得可爱的草地草原,也能看到白得出奇,不可思议的雪墙。厚厚的,高高的,敦敦实实的雪墙。这白色的雪墙背景、天然造景呀,丝毫不逊色于故宫、武侯祠的红墙,不逊色于寒山寺的黄墙。

塔城的风很大,很多时候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困扰,但是现在,风,这个妖怪变成了精灵。在风口,甚至在山上,安装了很多风车,一台台发电的风车在优哉游哉地转动着,旁边就是牛羊优哉游哉地吃着草,同一片蓝天下,你昂首转你的,我低头吃我的,一样的悠闲,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时光静好。风车,一个个旋转的精灵,摇头晃脑,点缀了这里的空旷,成了继白云、雪山之后的另一道白。

有人曾开玩笑说:“塔城只有风,没有景。”我却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塔城不仅有风景,而且还有最美的风景。这里有东北一样的黑土地,有南方一样的火烧云。烟雨塔城,如梦境般奇幻;明朗塔城,蓝天如洗练般清澈;夕照塔城,晚霞如血红般灿烂。这里有潺潺流水,亭亭白桦,沙棘在戈壁地里扎。额河的水啊,塔城的风,送我一生自由驰骋的心。金黄的油菜花,紫色的榆叶梅,蓝天白云,大自然是最高明的调色师,明暗对比,层次分明,勾勒出最美的画卷。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就是诗意塔城,无数人神往的诗和远方。空旷的原野上忽然出现一棵树,就像菩提树的突然出现一样令人叫绝。悠悠几千年的塔玛牧道,延续着牧民世世代代转场的传说与故事。湖水中突然振翅飞起的灰鹤、天鹅,早已将沙孜湖视作它们的天堂。

塔城,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旱獭出没的地方”。诚如其名,这里的旱獭也很多,褐黄色毛茸茸的旱獭,灵活闪躲,东躲西窜,它们是这片大地上的灵动,与高空中翱翔飞过的苍鹰天地呼应。它们也是这里最原始最古老的土著居民。

放牧是塔城牧民一年四季的生活。这里有许多草场,譬如巴依木札。巴依是地主的意思,木札是草场的意思,巴依木札就是地主家的草场。人们听到巴依老爷最多的可能就是阿凡提的故事里出现的、吃得肥胖的地主老爷。吐鲁番也有个巴依老爷的家,这些名字都是因巴依老爷而来。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源于这里的巴依木札河。巴依老爷家的草场,无底湖旁边的樊梨花点将台,仿佛在诉说着唐朝女将樊梨花征西时候的故事和传说,而陈列馆里锈迹斑斑的高炮,又在诉说近代以来塔城的坎坷。路边经常可见的是满车拉去买卖和屠宰的牛羊,可见这里游牧民族食肉的习俗。哈萨克族人,喝着酥油茶,吃着奶疙瘩、甜点、果酱、风干肉,骑着马儿,赶着牛羊,一路牧歌。时代变了,俄罗斯风格的房子慢慢变了,不再是红砖,而是水泥墙面,不再骑马,而是骑着摩托。驯鹰老人,振臂一呼,苍鹰腾空飞起,飞向蓝天,飞向遥远,自由地翱翔。

就连这里的乐器也与风有关,塔城是中国手风琴之城。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百人手风琴演奏活动。这里的哈萨克族,很多人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手风琴一拉,这里便是喀秋莎响起的地方。

这里有北欧阿尔卑斯山一样的雪山,三峡风光一般的水库,伊犁那拉提一色一望无际的草原,这就是中国的边境小城塔城。

风雨塔城、风云塔城、风雪塔城,一切因风而起。诗意塔城,魅力塔城,一切因风而美。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人民检察院)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